



Delmore's Gift:
A New York Notebook

德尔莫的礼物

宋明炜 著

■ ■ | | 海上风丛书

Delmore's Gift:
A New York Notebook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I267/679

2007



德尔莫的礼物

——纽约笔记本

宋明炜 著

■ ■ | | 海上风丛书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目录

人物与思想

德尔莫的礼物	3
附：责任从梦想中开始	23
批评家特里林	33
附：特里林阅读笔记三则	52
夏氏兄弟的人文关怀	65
附：夏志清先生访谈录	71
钟为谁鸣：纪念萨伊德	83
走出巴别塔	89
——读《思想的遇合》兼评当代美国学院文化	
流亡与还乡	103

印象与杂感

“9.11”日记	109
附：寄自上海（张业松）	117
致陈思和老师	
——谈美国大学教育	120

纽约速写

曼哈顿渡口	133
四十二街上的波德莱尔	136
中央公园的“门”	139
地铁艺术家	142
迷宫书店	145

电影笔记

对她说	151
绿巨人	155
上帝之城	158
骑鲸少女	161
XX/XY	164
神秘河	167
特洛伊	170
傲慢与偏见	173

后记	176
----------	-----

— 人 物 与 思 想 —

丨德尔莫的礼物

索尔·贝娄(Saul Bellow)的《洪堡的礼物》(*Humboldt's Gift*)出版于一九七三年。在这部了不起的小说中(有批评家说它是“美国当代文学的珠穆朗玛峰”),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个背运的天才诗人冯·洪堡·佛莱彻(Von Humboldt Fleisher):他的热情、理想,他的疯狂、潦倒,最后无名地死去和身后人们对他不可思议的迷恋。洪堡的形象中,凝聚了一个逝去的现代主义文学黄金时代的魅力。

贝娄笔下的洪堡并非凭空杜撰,而是实有其人,并且贝娄对洪堡的塑造几乎是不折不扣再现了其原型的真实生活——贝娄与其之间的爱恨关系也丝毫不比小说主人公西特林和他的文学导师洪堡之间跌宕起伏的友情更缺少戏剧性。而对于欧文·豪(Irving Howe)、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杜万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这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犹在文坛的“纽约知识分子”而言,《洪堡的礼物》中有关“美国诗人”洪堡·佛莱彻的部分,读来近乎一部真实的传

记,以至于有人撰文评价贝娄的作品时,所依据的并非虚构文学的批评尺度,而是他们记忆中的那个真实的“洪堡”形象——他们的昔日好友、一九六六年病逝于曼哈顿的德尔莫·史华慈(Delmore Schwartz)。

要知道谁是德尔莫·史华慈,请读《洪堡的礼物》开篇第一段:“冯·洪堡·佛莱彻的歌谣集出版于三十年代,让他一夜成名。洪堡正是大家翘首以盼、等待已久的人物。我可以告诉你,远在中西部,我等得实在心焦。一个先锋作家,一个新世代中的头一个。他英俊潇洒、肤色白皙、体格魁伟、神情严肃、出语机智,而且饱读诗书。这家伙是个完人。”

德尔莫·史华慈,在红色的三十年代,纽约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是曼哈顿岛上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文学明星:艾略特、庞德、兰色姆、史蒂文森、威廉斯这些现代主义诗歌巨人,皆视史华慈为现代主义诗歌的优秀传人。年仅二十多岁,史华慈的作品入选各种诗歌选集——那些书的封面上写着:“从乔叟到史华慈”。欧文·豪称之为纽约知识界产生的唯一天才:自我疏离而又立场激进、身为犹太知识分子的现代英雄。陶醉于巨大成功的史华慈,自负地把自己看作是“欧罗巴、美利坚和以色列”的儿子,是“没落的西方”的文化救赎者。

责任从梦想中开始

德尔莫·史华慈声名鹊起之时,年仅二十四岁。这一年,一九三七年,他的短篇小说《责任从梦想中开始》(*In Dreams Begin Responsibilities*)发表于刚刚全面改版的《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第一期上。杂志的年轻主编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和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把马克思主义嫁接到格林尼治村的前卫艺术生活

中,梦想着波西米亚式的艺术冒险和托洛斯基式的自由激进主义。他们在来稿中发现了默默无闻的德尔莫·史华慈,立即被这篇小说深深打动,史华慈的名字从而印在这份后来大名鼎鼎的杂志的创刊号头题上,排在爱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莱昂纳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詹姆斯·法雷尔(James Farrell)以及毕加索(Pablo Picasso)之前。

《责任从梦想中开始》是一个梦魇的故事:小说中年轻的叙述者,在昏暗破旧的电影院里,看到老旧的银幕上,演出自己的父亲向母亲求婚的全部过程,他看得泪流满面,伤心不已,同时惊恐失色地大声呼喊:“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这样喊着,年轻人被人拖出了影院,扔到外面寒冷的白昼之中,他醒了过来,那时正是他二十一岁生日那天,凄凉的冬日的黎明时分,窗台上的积雪发着微光,早晨已经到来。

四十年后,欧文·豪回忆当年读这篇小说时的感受:“我们那些读到它的人真正地体验到了似曾相识的震惊。《党派评论》发动了一批重量级知识分子来为创刊号写稿,他们的作品也确实品质极佳。像我这样的年轻读者渴求把这份杂志当作‘我们’自己的文化和政治观念的代言人——也就是反斯大林主义的左派观念——我们的兴趣与其说在小说,不如说在政治论辩上。但我们都读了史华慈的小说,因为编辑把它排在目录最上方。我们被震撼得五体投地。我知道许多人在忘记了创刊号上的其他作品之后,许久许久之后,依然记得这一篇故事。”

当年十七八岁的欧文·豪初读《责任从梦想中开始》,感到热血上涌。小说中的年轻人对银幕上即将定婚的父母呼喊:“别做这件事!现在你们两个人,要想改主意还来得及。你们什么好处都不会得到

的,只有自责、悔恨、丑闻和两个性格就像怪物一样的孩子!”那种刻骨铭心、无可救药的感觉,令欧文·豪(和许多像他一样的读者)感受到了一种熟悉而可怕的宿命般的经验。这个卡夫卡式的阴冷的故事,以煽情的戏剧方式把年轻人对命运、对生活的抗议化成恶梦中的呼喊和泪水。对于三十年代的年轻的纽约知识分子,这个故事浓缩了一个激进而又绝望、无效的抗争,以及写出了那无法直面的过去和未来的浩漫无际的阴险人生。在一切美梦、一切理想尚未展开之前,责任已经从梦想中开始,生活的阴谋之网已经落在头顶。

史华慈的故事不仅打动了同辈的知识分子,还有许多年长或年轻的读者(这里只要提到一位最著名的崇拜者,纳博科夫,他把《责任从梦想中开始》列为自己最心爱的一打现代文学作品之一),还有德尔莫·史华慈的母亲。一九三五年七月,德尔莫在格林尼治村华盛顿广场附近自己的寓所中,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写出这个故事,在打字稿的背面,他母亲用铅笔写下这样几行:“亲爱的德尔莫:如果除了‘美极了’还有一个我不知晓的词,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说得更精确。请留着这个故事,把它带回家来。我相信在我的生活中有些时刻值得上我所付出的那些努力。妈妈。”

美国! 美国!

德尔莫·史华慈的许多创作灵感来自他母亲在早餐时间、在厨房里忙碌时的絮叨——关于史华慈的父母一代移民新大陆的冒险经历,关于辛酸的老纽约故事,关于一个美国世纪的开始……

史华慈的诗歌与小说中充满了“开始”这样的概念,他最雄心勃勃的创作是到死也没写完的多卷本长诗《创世纪》(*Genesis*)。用他自己

的话来说,《创世纪》是一部伟大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写他的自我意识在美国文明的芯子里生长出来,如黑格尔的理念那样,如何在现代时间、历史的版图上构型。但《创世纪》仅出版第一卷,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写史华慈父系和母系的家族历史。事实上,这是史华慈创作中最显著的主题之一,包括《责任从梦想中开始》在内,他的许多著名作品都是写他的家族如何移民、如何在纽约创业、随之悲剧开始的经历。受到史华慈的启示,欧文·豪后来写出了厚厚的一部历史著作《我们父亲的世界》(*World of Our Fathers*),把史华慈的隐喻和诗意填充到现实存在之中,记录犹太移民在美国的创业历程。但对于史华慈而言,对这个历程的书写却是同时充满伤感和反讽的。父辈从东欧漂洋过海来到新大陆,在纽约落地生根,这是一个幸存者的故事——为了寻找和保存财富,保存来自家园的记忆,保存自己,但同时这也是一个不断失去的故事,一个需要不断追忆、想象和重构自我而终又落入虚妄之境的故事。

史华慈的家庭经历本身极具戏剧性:父母来自罗马尼亚的不同省份,父亲在纽约很快发财,容貌美丽的母亲被父亲酷似《简·爱》中罗切斯特的绅士气质吸引,两人很早成婚,但父亲却渐渐远离母亲,另有所爱,之后两人的关系中充满争吵、猜疑和互相伤害。父亲移居芝加哥,成为当地富商,但在大萧条来临之际,父亲猝死于心脏病,史华慈随即失去了他后来毕生渴望的遗产:父亲的巨额资产在大萧条中丧失殆尽,他和母亲重新回到了贫穷的纽约西区。

史华慈在错综复杂、飘荡无根的移民经验中寻找自我的身份,像他在自传体诗剧《施拿多》(*Shenandoah*)中透过历史叩问自我的来历:

——跟我回来吧,站在我的视角中,

带着我的感情去看那赋予了我
以思想和性格的微小的事物，
在千百万种可能性之中
遗传和社群首当其冲，
既束缚也开启了

我唯一的生活！

在同时获取和丧失的移民经验中，史华慈写出了居住在纽约的东欧犹太移民家庭的孩子那种拼命上进而又颓唐、无辜、随波逐流的性格和人生感受。施拿多是史华慈塑造的众多虚构自我之一，在以施拿多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美国！美国！》（America! America!）中，史华慈在母亲的絮叨中重塑父代和子代的经验。母亲讲述同样来自东欧的犹太友人包曼一家的经历：那些平平常常、辛苦劳作的日常经验，许多年过来了，获得财富然后又失去财富，孩子们何其聪明啊，一个个长大成人；美国！美国！他们经历了第一架美国飞机试飞成功，纽约修建世上最发达的地铁网络，摩天大楼像植物一般在曼哈顿这个石头岛上疯长……渐渐的，母亲的絮叨让施拿多在不耐烦中感到忧伤起来，对于包曼一家人，无论老小，美国是一个永久的奇迹，但最好的奇迹永远让人难以捉摸，后来，包曼家渐渐穷了，孩子们没有像期待的那样，成为百万富翁、拉比或伯格森那样的哲学家，像最小的那个希德尼，三十多岁了还游手好闲，满脑子幻想，却看着家产一点点败尽……

母亲总结说，这事儿可真够荒唐，有些人哪，就是被他们的优秀给毁了。对于施拿多（德尔莫）来说，这句惊人之语倒像是对他自己命运的预言。

“我会怎么样呢？”他心里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另一篇较长的小说《孩子是人生的意义》（The Child Is the Meaning

of This Life) 直接写史华慈母亲家族的故事,主人公是他的舅舅,一个老小孩,天资聪颖,仪表体面,外婆一生一世期待最高的是这个舅舅,但他却是个长不大的浪子。他在贝娄的《洪堡的礼物》中也有重要出场,被写成一个永远被人爱、被人照顾的“孩子”,当他与洪堡相依为命时,他便成了自己外甥的孩子。《孩子是人生的意义》中史华慈的化身,少年贾斯珀,在舅舅被浪费的人生中看到一种噩梦般的宿命,被赋予了全部期待的孩子获得未来的全部自由,这自由既危险、又神秘,把舅舅紧紧地锁在用美国梦催生出来的黄金世界的幻想里。少年贾斯珀,不想重蹈舅舅的旧路,便从家庭中逃逸出去,逃向诗歌和哲学的世界。

世界是一场婚礼

德尔莫·史华慈从少年时期开始写长长的(经常是诗体的)日记,他在日记中用细腻的文字记录自己经历的一切日常情感细节——因为他生命中的每一时刻都那样“奇妙、不可思议”。诗人史华慈成长于这些日记的纸页上,他自己在日记中如是说:他后来一切书写的“唯一主题就是自己——这丝毫不用遮掩”。十二月八日,诗人诞生的日子,变成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他在长诗《创世纪》中用史诗笔触描写这一天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宛若在为一个新的弥赛亚的到来而准备。史华慈在十六岁时,读了史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精神枯竭”的年代,他认为这是命运对他最大的不公,他感到满腔愤怒,但发誓凭着他的意志,“他将以自己的生命来证明史宾格勒的错误,从历史的文化机器中逃逸出去”(《创世纪》)。

史华慈野心勃勃,从小小年纪开始,就在纽约市立图书馆的成人部借阅大部头的哲学和文学著作,他养成了彻夜不眠阅读黑格尔的习惯,像先知那样热烈地为艾略特的诗歌而欢欣鼓舞。他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却离家前往当年的激进思想中心——威斯康辛大学读书一年,之后转学纽约大学,他的案头读物变成了马克思、列宁和威尔逊的著作。时值大萧条年代,史华慈像许多无业、失学的犹太年轻人那样,开始把自己看作“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他的好友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的作者)说,因为没有希望就业,我们从职业的枷锁中被解放出来,可以自在地沉湎于思想世界。“纽约知识分子”便这样诞生在大萧条的贫穷、年轻人热烈的理想主义和无穷无尽的阅读之中。巴雷特后来被称作大萧条的首席历史学家,而史华慈是大萧条的编年诗人。

三十年代中期,居住于格林尼治村一间狭小公寓的岁月中,史华慈写出他最好的诗歌作品。那种口语体、散漫、自由的诗歌风格,饱含反讽的超验表达,可以看出艾略特诗体的明显影响,却没有艾略特的距离感,而同时有着兰波一般的热情和青春气息。史华慈可以说是属于末代的美国现代主义诗人,他长于使用戏剧化的修辞,建造日常生活的象征体系,却借此表达繁复幽暗的自我意识。在他最著名的作品《在裸露的床上,在柏拉图的洞穴中》(In the Naked Bed, in Plato's Cave)中,他写失眠之夜,“我”所感知的世界的细节,“我”与那世界之间的亲密而又疏离的关系:

在裸露的床上,在柏拉图的洞穴中,
射进室内的车灯缓缓划过墙壁,
木匠们在紧闭的窗下敲敲打打,

风整夜都在折磨窗帘，
 一队卡车费力爬坡，
 货物像惯常那样被遮盖得严严实实。
 天花板被照亮了，倾斜的图案
 缓缓向前移动。

听到送牛奶的招呼声，
 他沿楼梯拾阶而上，瓶子丁丁当当，
 我从床上起身，点上一支香烟，
 然后走到窗前。石头街道
 显示着周围建筑物的寂然无声，
 街灯警惕性的光线，马匹的耐力
 冬夜天空的纯净资本
 让我两眼疲劳，将我赶回床去。

在另一首名诗《疲劳而又不幸，你想到了那些房子》(Tired and Unhappy, You Think of Houses)中，他写到了大萧条年代催发的不同寻常的情绪体验：陷于人生的愤怒之中，年轻人被人生这个梦境折磨着：

疲劳而又不幸，你想到了那些房子
 十二月的夜晚那些铺着地毯，温暖的房子，
 白色雪片从窗外飘过，
 而橘黄色的炉火跳跃。

年轻的姑娘吟唱
 格拉克的歌曲，奥尔弗斯向死神求情；
 她的父母在一旁聆听，点头示意他们的幸福心情

看到时光在她的眼神中重新唤起欢乐：
仆人们奉上咖啡，孩子们回房睡觉，
老的小的哈欠连天，赶紧上床，
炉中火焰蹿起，然后成为死灰，
是时候了，你该振作起来！打破这个
乏味的梦境，把你的目光转向
人群拥挤的地下，还有
倾斜的建筑物重压之下的地方，
地铁人流之中，衣装齐整
或衣衫褴褛的无名听众，
他们环绕着你，为你的命运敲响警钟，
你像陷于机器之中那样，陷于愤怒！

庞德在一首诗中曾经说过，时代需要有一个形象作它的鬼脸；对于青年知识分子史华慈来说，大萧条的鬼脸显现在一场漫长而没有结果的婚礼的形象中。后来他写了中篇小说《世界是一场婚礼》(*The World Is a Wedding*)，描写他和知识分子朋友们如何在梦想、辩论和百无聊赖中度过大萧条时期，度过自己的青春期。史华慈自己坦白小说中写到的有威廉·巴雷特、哈里·列维(Harry Levin)等好友，但广而言之，他写出了三十年代作为青年人的纽约知识分子的通常形象：极度敏感，嗜读，好斗，对现实不满，却其实与社会隔膜，蔑视资本主义，视金钱如粪土，却有时也不免于渴望社会名声，以为自己胸怀世界，其实却内心脆弱。小说写一群年轻朋友(有作家、哲学家、社会思想家)每周聚在一个年轻诗人家中高谈阔论，一切费用都由尚未失业的、诗人的姐姐承担，这个年龄不小的女子本想在这些小伙子中找到一个如

意郎君,却在五年中消磨了希望,她开始感到愤怒,而年轻知识分子们却无人对她在意。他们其实也渐渐丧失了属于自己的希望,他们小圈子的生活变成了他们唯一的现实,他们只生活在自己的话语之中。对于诗人的姐姐来说,世界是一场永远在期待之中的婚礼,而对于诗人和他的朋友们,世界是一场永远不会终止的婚礼:自我与自己结婚。

为“纽约知识分子”确定含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当然给这个群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意识。史华慈的《世界是一场婚礼》虽然充满自我讽刺,却生动地写出了那样一种少年气盛的理想主义——那其实与社会主义无关,更多地被一种极端性的个人想象鼓舞,那想象与其说是政治的,不如说是文学的。虽然“纽约知识分子”群体后来命运多舛,分化成各种思潮(从社会主义到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但史华慈却写出了这个群体的“创世纪”时刻:对于秩序束缚和思想贫瘠的不满,导致一种任性的自我意识,抵制任何盲目顺从和媚俗(无论精神还是物质),而把个体化的文学体验看作文明的救赎。这些年轻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却并无心追求权力,而是在文学的天地里想当然地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地下世界”。史华慈写年轻的纽约知识分子在远离社会的文字中斗智的情形,确实像参加一个欢乐的婚礼,大萧条也变成了永远的节日。德尔莫·史华慈把自己看作这节日中的明星,他为之确定了新的风尚,努力用一己的想象来将历史的嘈杂声音变成美妙的音乐。

沙皇的孩子们的谣曲

一九三七年,出生于乌克兰的菲利普斯·拉夫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热情在《党派评论》上推出了史华慈的《责任从梦想中开始》,不